

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

艾泽拉斯传说

一个世界在等待

海洋出版社

I247.59

14

艾泽拉斯传说

一个世界在等待

中原工学院
图书馆
中文藏书



海洋出版社

2007年·北京

目录

冬幕节happy.....	1
最伟大的猎手.....	13
非战斗宠物入手指南.....	21
民以食为天.....	37
霜刀石的冬刃豹.....	45
帕米拉的洋娃娃.....	58
暴风城里的故事.....	64
雷霆崖风波.....	89
契约.....	99
亡者见闻录.....	117
阿克洛什的一天.....	151
艾泽拉斯食人魔氏族研究报告.....	159
兄长.....	175
圣光之力.....	187





作者：苏·卡佩恩

纳萨诺斯·凋零者篇

“呼，好冷。”纳萨诺斯努力将快要冻僵掉的手向火炉边凑了凑——活人也许很难相信，亡灵也是会觉得冷的。

“该死的天气……天哪，为什么我要在这种可以冻死人的天气里在这种该死的地方值勤呢？”纳萨诺斯不禁开始怀念起幽暗城

了——虽然那里未必比这里暖和，但是只要能够看见“她”的话……

凋零者用力摇了摇头，把那些幻想统统赶出脑袋，我纳萨诺斯·凋零者是女妖之王的勇士，发誓要效忠“她”一辈子的男人，怎么可以对殿下有这么不切实际的想法

呢？

“不切实际”！当这四个字出现在脑海中的时候连纳萨诺斯自己都感觉到悲哀，是啊，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自己根本就配不上那位伟大的女士啊……

“真是可悲的男人呢！”凋零者自嘲着，“像我这种可悲又没用的男人也就是只适合呆在这种该死的地方了直到孤独地死去。”叹了口气，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平，“至少，应该给我寄份礼物过来啊……”

“纳萨诺斯·凋零者阁下！纳萨诺斯·凋零者阁下！请开门。”屋外有人叫门。

“两只懒狗，有人来了也不叫一声！”纳萨诺斯一边起身去开门，一边踹了自己的瘟疫犬一脚，不过被灵敏的瘟疫犬闪开了。

等等，难道……是邮差把她寄的礼物送来了？



满怀着对美好未来希望的凋零者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门，结果事实证明了一句老话：“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门外是一只女妖，看来多半又有新任务。

“真是……”真是命苦啊，不但没有礼物，连一个安稳的休假都没有……神啊，我恨你，你听见没有？我恨你啊啊啊啊！

“唉……”

“我不远万里来看你……你就用叹气来回应我？”

这个声音！

纳萨诺斯·凋零者使劲揉了揉眼睛——没错，这个身影，不是自己的幻觉，真的是她，最伟大最美丽的黑暗女王希尔瓦娜斯！

“你站在门口愣什么呢？还不快迎殿下

进去！把殿下冻坏了你负责吗？”面前女妖不满的声音把凋零者拉回了现实。

“啊，是！殿下快请进，小屋简陋，请多包涵……”纳萨诺斯的声音开始发抖，右手狠狠地抓住自己的右胸——就好像个初恋的小男孩一样，“殿下……你，不您来这里，有……有什么事吗？”

女王没有回答，直接大步跨进屋内：“真是要冷死了，要是冻坏我娇嫩的肌肤怎么办啊？你说啊，凋零者？”

“啊，殿下，对……对不起……”

“抬起头来！”

“是，殿下！”

眼前，是一个包装精美的礼品盒，还有女王殿下的笑脸。

“冬幕节快乐，纳萨诺斯！”

“啊？”

“啊什么？还不快接住！……难道你不喜欢？”希尔瓦娜斯的语气里隐隐有了怒气。

“不！不是！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

“是……那个……”

“那个是哪个啊？”

“就是……呃……”

“嗯？快说啊。”

“就是哪个啊？”

“哈……哈哈……傻瓜！”希尔瓦娜斯

轻轻地抱住纳萨诺斯的头，在他的额头上印下了一个吻，“傻徒弟……”

神啊，感谢您……这是我最好的冬幕节了！

后记

“会是什么呢？是她亲手做的派？还是她亲自织的围巾？还是……不不不……太火辣了……”纳萨诺斯擦掉了嘴角的口水，费了好半天才打开礼物。

“送给亲爱的徒弟，纳萨诺斯·凋零者……霜狼牌狗粮！”

现实与梦想总是有着残酷的距离。





血色十字军篇

“可恶……鬼天气！”瓦德玛尔哈出一口白雾，“是哪个混蛋规定要晨练的？想要冻死人吗？”瓦德玛尔不停地搓着手，“……该死……是我自己规定的……”

“那边的两个，别给我偷懒，跑起来！时刻保持警惕！天灾无时无刻都在思索着如何将我们砍成渣，你们想变成尸体吗？”

话说回来，就算是天灾，天气这么冷，肯定也窝在家里不肯动弹吧……瘟疫之地的鬼天气！算了，赶快训练完回被窝睡个回笼觉，嗯，就这么决定。

“瓦德玛尔阁下！”

“传令兵，什么事？”

“您的信……”

“嗯？”

尊敬的瓦德玛尔阁下：

你购买的《侏儒驯养手册》（塞欧克瑞图斯著），参加了热沙集团的“您买书，我送您旅游”活动，在下由衷地祝贺幸运的您中了本次活动的一等奖——荆棘谷免费7日游套餐2张。

热沙集团策划部

“我说，小提雅啊，你就不能安分一下吗？那个椅子已经被你从屋子的东面搬到西面，又从西面搬回东面至少20次了……”看着德米提雅第21次把椅子搬回原处，阿比迪斯按了按发痛的脑袋。

“你有意见？你要知道，我这种正值青春年少、含苞欲放的美少女，应该在什么地方吗？我本来是应该在装饰华丽的热带旅馆跟一个帅气贵族少爷来一次浪漫的邂逅的，可——你看看本小姐现在？居然在这种

该死的地方跟一个欧巴桑烤暖炉？我的青春就这么浪费掉了！”

“谁是欧巴桑啊？”但这句话在嗓子卡了半天，还是咽回去了……因为阿比迪斯恍惚间看见德米提雅背后散发着巨大的黑气——这就是传说中的怨念了。

“嗨，女孩们，看大哥哥我带来了什么？”

“荆棘谷免费7日游？”德米提雅和阿比迪斯惊呼。

“嗯，对，那些地精可真会耍花招。”



“要去要去要去！”德米提雅和阿比迪斯直接冲上来抱住瓦德玛尔，“瘟疫之地的冬天真是太冷了！一定要去啊！”

“等下等下，别激动，好好好，德米提雅，你抱得太用劲了，先放开让我站起来。”瓦德玛尔拍拍衣服，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如果你把那个嘴角几乎快要裂到耳根的笑容叫微笑的话，“可是，只有2张套卷哦……”瓦德玛尔摆了摆手上的套卷。“你们……谁跟我一起去？”

“十字军打击！”精神鞭策！”

“痛痛痛……你们这两个小妮子！这套卷可是我中奖得的！哦……痛，你们两个还打？哎呀，你们适可而止！停！”



瓦德玛尔好不容易跳到了两人的攻击范围外，气喘吁吁地瞪了德米提雅和阿比迪斯一下。

“好……你们，比狠是不是？”

“没错！”

“那么，咱们就是老规矩办了……”

“好啊。”

“谁怕谁！”

“决斗！”

提尔之手大门外，傲立着三个身影……

寒风瑟瑟，卷起几片枯败的落叶……

所谓“肃杀”就是这种气氛吧。

“我说，你们两个，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了吧？”

半小时后……

“呼呼……怎么样，知道大哥哥的厉害

“嚣张什么啊，你不也站不起来了吗？”

“对啊……乖乖把套卷交出来，本小姐饶你一命……”

“呼呼……那再来啊！”

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

“死丫头，服不？”

“你才死……再来啊！”

又十分钟。

三个人几乎没有说话的力气了。

“算了……阿比迪斯和瓦德玛尔你们两个人去吧，我看家好了。”

“怎么死丫头转性了？”

“你才死丫头呢，我是看欧巴桑你啊，已经老了，现在再不和欧吉桑出去玩玩，培养

哦。求求哥哥的话，哥哥就考虑带你们去，不然我就一个人去风流……快……快……阿嚏！快冷死了！”

“哈，看看你那傻样，哪里有大领主的风范啊……啊啊……阿嚏！真是好冷……”

“欧巴桑，欧吉桑真是没用，这样就不行了啊……啊……阿嚏！”

“别说了！速战速决吧，两个小丫头！”

“来，谁怕谁啊！”

“十字军打击！”“精神鞭答！”“圣十字审判！”“心灵震爆！”“神圣之火！”“裁决之锤！”“神圣震击！”“提拔你这死丫头，踢那里是犯规的！”



下感情就没机会了。”

“好你个小萝莉，你说谁老？谁欧巴桑啊？”阿比迪斯扑过来掐住德米提雅的脸，“不想混了是不是啊？”

“泥菜布象荤呐……鸥罢桑，房首……。通……”（你才不想混呢，欧巴桑放手，痛）

“算了，还是你们两个丫头去吧，反正我也不是很想去。”



“啊？”“真的”

“我就知道瓦德玛尔哥哥最好了！”

“当然，我是绅士嘛，女士优先我还是明白的。等，等一下，你太用力了提雅，啊！阿比迪斯你怎么也来，我抱不住了，你们俩个快下来！后面是河啊……”

后记

提尔之手医护室。

“瓦德玛尔大笨蛋，去不成荆棘谷啦！”

“闭嘴，就是你这个笨萝莉害我们去不成的……”



“你们两个，连感冒都不安分吗？”

乐极可以生悲，切记切记……

纳克撒玛斯与弗丁篇

浮空之城纳克撒玛斯的天台。

“冬幕节就要休假？这是谁规定的？啊，谁规定的？工作！努力地工作！将全身心都奉献给伟大的巫妖王殿下，我们是伟大的亡灵天灾，怎么可以跟凡人一样要求休假呢？就是你，诺斯，你还敢说，上个月的第347次每日常规报告的第七段是不是忘记首个字母要大写了？啊，还有你，拉苏维奥斯！这个月的第225次，291次和303次教学日志你没有上交对吧？还有法琳娜，我告诉过你多少次，蜘蛛巢要每四个半小时清洗一次……”

“你有没有发觉，克尔苏加德大人的躁狂症越来越严重了？”戈提克悄悄回头对身边的瑟里耶克说。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

“天哪，他已经说了三个半小时了，听这个口气难道还要再让我在寒风中站三个半小时？NO！我雪白娇嫩的肌肤要是被冻坏了该怎么办啊？”法琳娜小小地娇呼了一声。

“就是就是，天灾军团的工作压力也太大了，拜上面那位大人所赐，最近小姐我睡眠严重不足，导致我的皮肤越来越差了。你看你看，瑟里耶克，你看我眼角这里，都有皱纹了！”布劳缪克丝向瑟里耶克指着自己眼角大呼小叫，但每天起床前要做两个半小时的肌肤护理，睡前同样要做三个小时肌肤护理，一身如雪般洁白肌肤的她说这种话实在很没有说服力。

“告诉你们，我前几天还看见克尔苏加



德大人在天台上撕玫瑰花呢，一边撕还一边嘀咕着：她爱我，她不爱我，她爱我……”

“对了，对了，前几天我还看到大人在窗台那里发呆。”

“是啊，听说大人前几天第385次恋爱失败。”

“还有还有……”

“那边那几个，开会的时候不许小声议论，否则就准备跟你们年终福利道别吧！”

会后，克尔苏加德的卧室。

“郊游会？”

“是啊是啊，自从我们离开诺森德就一直待在这个鬼地方，现在这里又这么冷，不如……大家集体放假去荆棘谷旅游？”赫尔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克尔苏加德的表情，“大人你整整四年都没有踏出过纳克撒玛斯一步了，努力工作也要有紧有弛嘛。比格沃斯也很期待的，对吧对吧？”不洁者用手逗弄着小猫比格沃斯——其结果是导致自己手上多了三道红色的爪痕。



“开什么玩笑！现在可是年末，应该是一年的年终工作总结之时啊！再说，郊游？开什么玩笑，死我都不会离开纳克撒玛斯一步的。这里已经有我需要的一切，我根本不需要出去。我为什么要出去，啊？说啊，我为什么要出去？你，有什么阴谋对不对？为什么要专门提醒我，我已经4年，不！是4年2个月23天6小时45分钟没有踏出过纳克撒玛斯了？为什么要提醒我？说啊，为什么提醒我‘4年2个月23天6小时45分钟’这个时间？说啊！”

“大人，那个4年2个月23天6小时45分钟是您自己说的……”



“不许顶嘴！我知道了，知道了，你想让我出丑对不对？你一定是在想——啊，看，克尔苏加德是个4年2个月23天6小时45分钟都没有踏出过家门的废物，跟不上时代的老家伙，你已经快要被时代抛弃了！对不对？这个家伙就是因为4年没有踏出过家门才会总是被人甩的，对不对？只要让他出门一定会被大家取笑的！对，你就是这么计划的，对吧？”

“不，大人……”

“你以为是我愿意被人甩吗？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个破地方每天面对一堆骨头架子吗？”

“克尔苏加德大人……你请听我说……”

“滚出去！还有，不许动我的亲亲比格沃斯！”



西瘟疫之地

“饿……饿……饿死我了……”提里奥·弗丁捂着咕咕作响的肚子，大声哀叹着，“圣光啊，这是您赐予我的考验吗？您忍心对一个如此虔诚的信徒这样吗？我已经整整四天没有吃饭了，圣光啊，请拯救我吧，随便赐给我一点吃的吧！什么都可以，食腐虫肉片也无所谓！当然，如果允许的话，请给我一瓶暴风威士忌，一只烤鸡，一打肉桂面包，再来一块牛排，六成熟就好，还有蔬菜沙拉也不能少啊，荤素合理搭配才是健康的饮食之道嘛！圣光啊，圣光啊，圣光啊，伟大的圣光啊，大过节的，您就成全您的信徒这个卑微的愿望吧！”

一分钟过去了。

三分钟过去了。

十分钟过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

“奇怪，怎么没有反应，该死，难道圣光认为我不够虔诚？早知道就不应该听老妈的话当什么圣骑士了。都是老妈骗我说当了圣骑士就可以让圣光实现你的一切愿望，可以每天吃山珍海味，我才会落魄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一小时之后。

“快饿死了……昨天果然应该趁夜色抢了那两个冒险者的包裹吗？不，不对，提里



奥·弗丁，你是光荣的洛丹伦圣骑士，伟大的白银之手的成员，你不可以这样想，对一个圣骑士来说荣誉和生命一样重要，怎么可以为了一顿饭做出犯罪的事来？”

咕噜噜。

“不，填饱肚子还是比荣誉更重要！等等，这是……是食物的味道？”

不远处的小树林……

“看来今年的郊游又报销了。”赫尔盖一边叹着气，一边从野餐篮里抓出一只鸡腿猛啃，看来八成把那鸡腿当成是克尔苏加德的脑袋了。

“自从加入了天灾军团，连一次休假都没得到，当初还骗我说福利好呢！也怪我当初年少无知啊……”戈提克坐在野餐篮另一边，自己给自己斟着酒，“不过，我们偷偷溜出来真的没关系吗？”

“当然没有关系，过节期间谁都应该休息嘛，即使是巫妖王大人也会这么想的。”

“当然，你们辛苦工作得到一点假期也是应得的嘛！哈哈哈……”提里奥·弗丁突然从树林的阴影中跳了出来，用左手有力地拍着赫尔盖的肩膀，同时右手从野餐篮里拿出了一大块牛排。

“提里奥·弗丁！”戈提克飞快地退开十几步，摆出了战斗的姿态，“放开赫尔盖！”





后记

纳克撒玛斯的天灾们最后还是得到了他们期盼的假期，原因是克尔苏加德大人巡视蜘蛛巢的时候，迈克斯纳“不小心”从台子上摔了下来，正好砸到了克尔苏加德大人，可怜的巫妖因此需要卧床休息一个月。

不过赫尔盖和戈提克私自翘班被发现，因此被众人委以重任，留下看家和照顾克尔苏加德大人。

另外，在壁炉谷。

“冬幕节快乐！我亲爱的儿子，附上礼物一份……这是什么？牛排三块，鸡腿十根，陈年威士忌两瓶，小面包四根……这，这是账单！混蛋老爸！”

嗯，用账单作礼物是失礼的行为。

庆祝艾泽拉斯又度过了和平而喧闹的六年！

“别紧张嘛，大过节的！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我也是被人骗到白银之手骑士团的。”

提里奥说着，扶起倒在地上的威士忌瓶子，“还有一点儿呢，不要浪费了，杯子在哪里？你们也不要这么僵硬嘛，坐下来一起吃啊。嗯，这个鸡腿还不错，不过调料稍稍重了点儿，以后要注意改进啊……你们怎么还不过来坐下吃？说了别客气嘛，来来来，把杯子举起来，跟我一起喊——冬幕节快乐！”

赫尔盖和戈提克：“……”

冬幕节期间，瘟疫之地一片祥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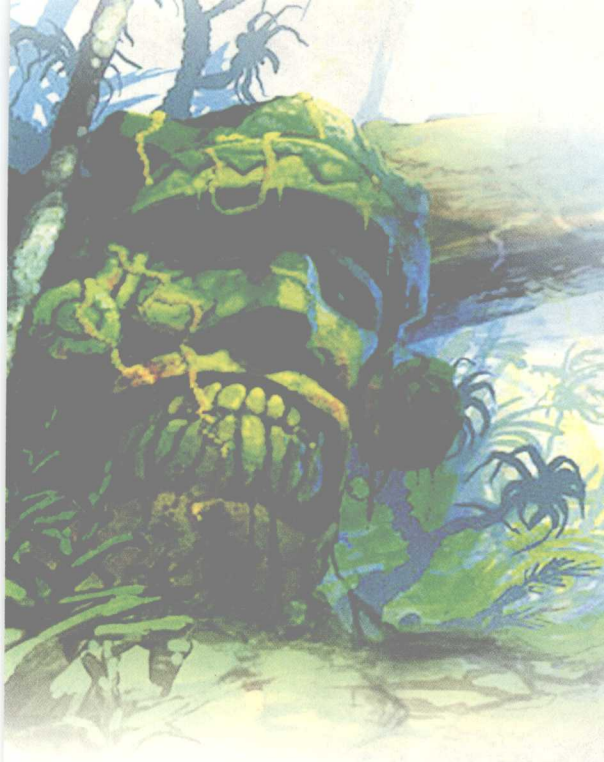


ZUI WEI DA DE LIE SHOU 作者：夜帝王

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的导师，一位德高望重的暗夜精灵，他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橡树之路无比艰辛，但真正的德鲁依会乐在其中。”

带着他的教诲，我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游历。在这个曾被残酷撕裂的世界上，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我参与过战争，也谈过恋爱；我攀登过最高的山峰，也遨游过深不可测的外海。在这条路上，一个德鲁依



睹过诗中描写的景象，才会印象如此深刻。在所有我知道的故事当中，那些由野兽讲述的故事总是最为引人入胜，能够听懂野兽的语言对于德鲁依来说，也是一项奇妙的回报。我曾在荆棘谷海角遇到过一只老虎，它用它那独特的语言向我叙述过一个故事。

那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我告别了同伴，准备从格罗姆高营地沿着大路走去藏宝海湾，赶下一班船回卡里姆多。当我在薄雾山谷附近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有一个低沉而略有些沙哑的声音敲打着我的意识。

——自然之子，请您小心。这片森林一人夜就很危险，猎头族可不会在乎您的身份，他们只会把您高贵的角做成盾牌上的装饰。

我转过头，看见一只斑斓猛虎以一个极优雅的姿态伏卧在一面山石下，树影在它身上摇晃，把它的皮毛映成了暗金色，上面黑色的斑纹显得无比生动。那时我很吃惊，在野外我还是头一次听到野兽向我主动搭话。它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又继续在我的意识中。

得到的回报远比他付出的要多，那又有什么用呢？假如我不把故事记录下来，那么这些宝贵的记忆终将和我老朽的身躯一同回归大地。

我还没有习惯拿起这用陆行鸟的羽毛制作的笔。许多德鲁依一生都不会去写些什么，因为德鲁依教义从来没有誊写的必要。但每当我拿起笔来，这些诗行总是从我的脑海中跳出来：

虎！虎！黑夜的森林中
燃烧着煌煌的火光，
是怎样的神手或天眼
造出了你这样的威武堂堂？

.....

这段诗很可能来自某个酒馆里行脚诗人的弹唱，多么传神的句子。因为我亲眼目

